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八十二回 孫刑廳死裡逢生 陳國舅同條共貫

凶星炯炯吉星臨，轉難消殃喜不禁。虎尾春冰難免禍，鐵人際此也傷心。

話說海爺聞說是斬孫成，一時著急，忙將聖旨搶在手中。

看守的衙役大怒，喝道：「這是朝廷的旨意，你敢搶去麼？」

幾個人便把海爺擒住。海洪忙上前喝道：「呸！狗娘養的，眼珠都瞎了！這是朝廷耳目官海大人！你敢大膽麼？」

那陳堂聞報，知有人搶去聖旨，正在發怒，忽聽見說是海瑞，吃了一驚，忙上前叫道：「海剛老請了！」海爺只做不知，便說道：「我只道是誰，原來是國舅老爺。」陳堂道：「請問老先生到此何干？」海爺道：「我蒙皇上賜免朝一月到此，還要請問國舅告病在家，不知到此何干？」陳堂道：「弟奉聖旨到此。」海爺道：「你奉旨來的麼？」走上前一把扭住，大叫：「海洪，拿鏈子來！」海爺接過鏈子，一頭鎖住陳堂項上，一頭鎖在自己項上，唬得文武官員沸反連天。海爺道：「海洪，你去把孫爺放了，請來相見。」海洪放了孫爺，同來相見。海爺大喊道：「文武各官聽著：我乃京中耳目官海瑞。陳堂假旨私殺孫成，我今回京與他面聖。孫理刑仍回荊州供職，候旨定奪。」孫爺道：「老大人，晚生無老大人相救，今日一命喪九泉。」說罷跪下，叩頭不止。海爺道：「先生你快起來，速速回任，不可在此耽擱。我前日看你在金鑾殿上評本之時，何等侃侃議論，視死如歸，怎的今日這等畏刀避箭的話？快去，快去！」

孫爺應道：「是。」換了朝服，上轎去了。

陳堂對海爺道：「剛老，你我做大臣的，把鏈子對鎖著，像什麼樣？求剛老開了恩罷。」海瑞道：「國舅爺，我海瑞是沒情面的，就是這樣罷！」陳堂道：「剛老，鏈子不開也罷，把這旨意還了我罷。」海爺道：「我要問你，這旨意還是那裡來的？」

你若要聖旨，與你同到京師金鑾殿上交割。請下船罷！」陳堂不肯走，海爺扯了便行。文武官員看了，又驚又好笑。

一日，孫爺回到荊州府，百姓聞知大喜，滿路香花迎接。

孫爺進衙，即刻坐堂，叫禁子：「監中調出張明修公子見我。」

禁子稟道：「啟老爺：三太爺署印時，就把公子放了。」孫爺大怒道：「那有這等事？皂快，你們合班都隨我來！」

孫爺即刻上轎，一直來到張府，團團圍住。管門人報，兄弟二人正不知何事，只見門公稟道：「公子，是四府孫成，不知怎的復了任，又把我家圍住，今已進大堂了。」張家兄弟聽了，魂飛魄散，好似上天無路，人地無門，只得硬著膽出來道：「晚生不知公祖到來，有失迎接，多多有罪。」孫爺道：「左右，拿鏈子來鎖了！」左右如狼似虎，取出鏈子鎖了兄弟二人，一路威風，轉至衙門。

孫成立刻坐堂，叫把他兄弟帶上來。二人跪下，道：「公祖大人在上，晚生兄弟叩見。」刑廳大怒道：「你等竟敢膽大回家受用麼？推下打！」八條紅簽丟下，左右扯下二人，每人各打四十板，打得鮮血直流。孫爺吩咐收監不表。

再說海爺同陳堂來到京中，陳堂道：「海大人，弟的性命難保了，求老先生念同僚情面，將此事丟開吧。」海爺哈哈大笑，道：「陳堂陳國舅，說那裡話來？你與張居正不肯開恩丟開孫成，叫海瑞如何丟開得你？不必多言，快走罷！」陳堂又打拱道：「求賜一頂小轎坐罷。」海瑞道：「論其理，我海瑞有旨意在身，我該坐轎，你該步行才是，如今念你是先帝母舅，我與你一同走罷。」

說話之間，已到朝門。早有人報知太監孫鳳。孫鳳大驚，來到朝門，遇著二人。孫鳳含笑上前，說道：「海老先生久違了！這幾日好麼？」海爺應道：「叨福。」孫鳳又對陳堂道：「老國舅，你老人家為什麼這般光景？」陳堂道：「老公公嚇，只為聖上旨意被剛老搶去了，又把老夫這般出丑。」孫鳳道：「海老先生，這斬孫成的旨意，是咱家親手打過朝廷的玉璽，拿來與咱家看一看。」海爺哈哈大笑道：「你要看麼？這是海瑞搶的假的，怎敢與老公公看？如今不必多講，總要呈奏萬歲。」

三人正在談說，只見張居正忙忙走到，面皮失色。見了海爺，深深一拱，道：「海老先生、老國舅，你二位做什麼？」

海爺道：「老太師，是你寫的斬孫成的旨意，這怎麼就忘記了。」

太師道：「老夫未曾寫什麼旨意。」海爺道：「咦，你不曾寫麼？旨意現在，還敢強辯麼？」居正道：「剛老請息怒，老夫知罪了。」海爺道：「你知道了麼？」將手拿起登聞鼓槌亂打。

四人在朝門外沸反，朝內早已知聞。穿宮太監忙啟奏：「萬歲，今有耳目官海瑞與國舅陳堂、張太師，陳國舅與耳目官兩兩搭上鐵鏈，在朝門外相打。」皇爺見奏疑惑，想道：「前日國舅告病在家，為什麼與海瑞對頭鎖鏈？其中必有緣故。候朕升殿，傳宣三卿進見，便知端的。」未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